



基督教文化丛书·卓新平

主编

# 公共神学与全球化：

## 斯塔克豪思的基督教伦理研究

Public Theology and Globalization:

*A Study in Max L. Stackhouse's Christian Ethics*

谢志斌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基督教文化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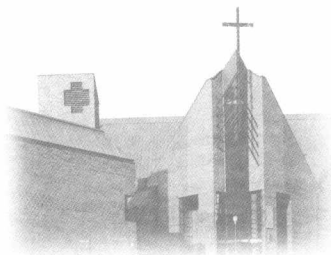
卓新平 主编

# 公共神学与全球化：

斯塔克豪思的基督教伦理研究

Public Theology and Globalization:  
*A Study in Max L. Stackhouse's Christian Ethics*

谢志斌 著



\*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共神学与全球化:斯塔克豪思的基督教伦理研究/谢志斌著. -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8.4

(基督教文化丛书/卓新平主编)

ISBN 978 - 7 - 80123 - 950 - 1

I. 公… II. 谢… III. 斯塔克豪思 - 基督教伦理学 - 研究 IV. B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187420 号

**公共神学与全球化:斯塔克豪思的基督教伦理研究**

谢志斌 著

---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73175(编辑部)

责任编辑: 霍克功 贾玉梅

版式设计: 陶 静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225 千字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书 号: ISBN 978 - 7 - 80123 - 950 - 1

定 价: 25.00 元

---



斯塔克豪思教授于2005年7月参加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文化研究与神学研究中的公共性问题”暑期国际研讨班（北京），作者为其演讲“什么是公共神学”的译员。图为作者（右一）与斯塔克豪思教授（中）、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教授（左一）的合影。



作者于2006年春天访问普林斯顿神学院，图为作者与斯塔克豪思教授夫妇在普林斯顿的合影。



基督教文化按其历史传承既是古代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之结合，亦是西方文化发展演变的重要载体。这种文化形态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一种重要表述，代表着世界宗教文化中的一个重大体系，它在人类精神生活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并且对世界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的进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人类发展步入“全球化”阶段和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基督教以其“文化披戴”和“文化融入”而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同时适应着、吸纳着各种文化，体现出“本色化”和“处境化”的基本特点。以此为

## 总 序

基督教文化按其历史传承既是古代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之结合，亦是西方文化发展演变的重要载体。这种文化形态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一种重要表述，代表着世界宗教文化中的一个重大体系，它在人类精神生活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并且对世界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的进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人类发展步入“全球化”阶段和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基督教以其“文化披戴”和“文化融入”而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同时适应着、吸纳着各种文化，体现出“本色化”和“处境化”的基本特点。以此为

基础的基督教文化亦正形成其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现代体系，而且已与华夏文化有着直接的关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识了解基督教文化，展示、研习



其形态或体系的今昔,对于我们跨越世纪和千纪遂有着独特意义,也是我们展开文化对话、参与人类现代文化共构的重要任务。

基督教文化涵盖极广、包罗万象,给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之感。这里所指的基督教乃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新教这三大教派及其众多派系,而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特性则体现为一种崇拜上帝和耶稣基督的宗教信仰体系,以及相关的精神价值和道德伦理观念。基督教文化作为这种体系乃形成了其独有的哲学思维方式、神学理论框架、语言表达形式、政治经济结构、社会法律制度、行为规范准则、文学艺术风格和传统风俗习惯等,并表现为受此信仰精神制约和灵性影响的群体及个人之生存选择、思想情趣、文化心态、审美之维和致知取向。在社会实践层面,基督教文化亦代表着以教会为核心的社会存在体制、组织机构及其各种社会政治、信仰崇拜和思想文化活动。基督教文化通过其漫长的发展而形成了“爱智”、“求知”、“重行”、“唯信”等特点,表露出“神秘”、“超越”、“浪漫”、“空灵”等意趣。其思维特色则是形象、意象和抽象的整合与共构,让人体悟到其博大、恢宏和玄奥。所以,其神秘性和超然性使基督教文化研究乃成为一种灵性世界中的探奥洞幽。另外,基督教文化也不断将各种文化因素包摄于内,随

之亦参与了对相关文化体系的重建和改革,因此已广泛渗透和融入到世界众多民族的信仰精神、思想认知、社会发展、政治体制、文化艺术、民情风俗之中。可以说,基督教文化乃表现出信仰与思辨的统一、文化与宗教的互渗、理论与实践的并重、“形上”与“形下”的结合。其复杂性和多样性给我们提供了万花筒般的景观。

为了系统、全面和深入地了解基督教文化,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基督教文化丛书。丛书作者多为基督教文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和近年来初露头角的后起之秀,其论题涉及到基督教文化中的思想、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教育、经典、文物、节日、风俗等方面,而且体现出其文化史勾勒与现状研究的有机结合。这套丛书旨在展示基督教文化蕴涵的美感、魅力和神韵,再现其灵性、灵气和灵修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启迪及感染。因此,丛书各卷将突出其知识性、客观性和可读性,以准确的描述、新颖的构思和优美的文笔而力图达到图文并茂、雅俗共赏、深入浅出之效果。这套丛书得以问世,离不开许多热心朋友的关心和帮助,尤其与宗教文化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了解基督教文化,是我们在当前“开放性”社会中认识世界与自我的一种历史使命,亦是促进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传统之人们相互沟通和理解的一项文化事业。



在这一事业向前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期望并欢迎广大读者朋友们的更多关注和积极参与。

卓新平

2000年4月5日于望京德君斋

## 序 言

在基督宗教的文化传统中,“神学”乃关涉“神”与“人”之关系的学问。其一端是作为终极实在的“神”,另一端则是在现实存在中的“人”。对信仰之“人”的理解,传统上多从个人私密性或作为信众社团的体制性教会来出发。前者具有宗教心理的意义,后者则揭示宗教社会之蕴涵。至于“公众”社会,则属于“世俗”的领域,不在神学视域所应考虑的范围之内。然而,自近代以来,具有自由人“共在”特点的“公民社会”悄然诞生,宗教亦因与“世俗化”或“世俗性”的互动、回应而越来越多地进入“公众”社会、卷入“公共”事务。这样,与“公共性”相关联的宗教形态遂脱颖而出,宗教已不再是“个人的私事”或“教会群体的私事”。与此相呼应,随之亦涌现出“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公共宗教”(public religion)和“共和宗教”(religion of the republic)等表述。1967年,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发表了“美国的公民宗教”一文,从追溯西塞罗



的《法律篇》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到引证杜尔凯姆的“公民宗教”观，由此揭示出宗教本应反映的集体意识、普遍意志和公共价值之维。所以，宗教按此理解则不应囿于个人私密或教会群体，而要进入“公众社团”、参与“公共社会”、表达一种全新的“公共话语”。

当今社会“全球化”和“世俗化”的发展，使基督教会以往曾有的“普世性”或“大公性”概念获得了新的意义或诠释。其结果，“神学”也不再是个人信仰的“私语”或体制性教会的“信条”，而必须以一种更普遍的方式，对具有更为广阔的公共性、共同性的生活发表意见。因此，“神学”同样也成为一种公共话语，以其“批判性和建构性”来解释人类当今的共同生活，为其社会共在提供道德及价值层面的指引。可以说，在现代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中，“公共神学”乃应运而生。

“公共神学”的基本观念，就是认为神学所论及的并不仅仅是“私人”（包括个我或教会自我）的，其追求的终极而普遍的真理和正义乃超出私人信念之界，甚至超越国家和民族文化，在更广远的范围对人的公共行为和人际关系产生影响，并能够在这一“开放社会”之“开放”和“自由”的哲学、宗教、伦理讨论中达其认知。由此而论，“公共神学”乃一种“广阔的神学”，它可以在“公共论坛”上展开讨论、得以证实，并能够为

“社会事务”提供睿智和远见。可以说,“公共神学”乃基督宗教思想传统对“全球化”境域中的“开放社会”及其“多元文化”的积极回应,是以“多中的一”即“共同生活中的普世原则”、也就是其“神圣的法则”来理解人类共同生活的内涵,引导、指点、调整并整合其共在所必需的“人类秩序”。

将“神学”与“公共”联系起来乃现代欧美神学家们的“创新”之探。“公共神学”(Public Theology)之英文术语最早出现于1974年10月马丁·马蒂(Martin Marty)在其主编的美国《宗教学刊》(The Journal of Religion, 54/4)上所发表的题为“莱因霍德·尼布尔:公共神学与美国经验”之论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公共神学”已成为当代美国最重要的神学运动。其特点是重视宗教在文化中的运作方式,以一种对传统教会立场和教义形式及其民族身份的“超越性”来关注其对“公众”界说的“普遍性”,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来利用《圣经》等神学资源,呼唤并维护社会的正义。这样,为“民权运动”而献身的美国新教牧师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遂成为“公共神学的世界性范例”,藉此强调神学在“为公共生活承担精神和道德建设的责任”上的意义及使命。

“公共神学”的发展在马克斯·斯塔克豪思(Max Stackhouse, 1935— )的思想体系中获得重要突破。



其特点是超越美国社会认知之限而将公共神学的论题与当前“全球化”的背景相关联、从而完成了从美国等地域性视角的公共神学到一种“全球视野”的公共神学之转型。斯塔克豪思坚持神学的任务“在于阐发源于神圣法则的一些普遍主题在道德和灵性上与公共生活的关联性和有效性，并以之引导现在已是全球性的共同生活的内在结构”；在他看来，上帝赋予人参与世界的能力和职责就“根植于人类整体生活和文明深刻的道德和灵性要素中”，“上帝之道承认在神圣法则下生活各种领域的确立和发展”。这样，斯塔克豪思就为神学的言述及作用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并捍卫了其在公共论坛上的重要权利与地位。目前，斯塔克豪思已成为当代西方公共神学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之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开始对西方“公民宗教”和“公共神学”的关注与研究，而且这一研究在步入 21 世纪以来得以加强和深化。2004 年，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编的《基督教文化学刊》出版了“神学的公共性”专辑，并与香港浸会大学合作展开了“神学的公共性”研究课题。2006 年 6 月，香港浸会大学举办了题为“宗教价值与公共领域：公共宗教的中西文化对话”国际学术会议，并邀请到斯塔克豪思与会发表演讲。在这一期间，斯塔克豪思的来华

访问及其论著论文被译为中文,也明显增加了中国学术界对研究公共神学的兴趣。

在对公共神学的研究中,谢志斌博士有着独特的贡献。他自 1999 年赴美进行“宗教与社会”研究项目,在普林斯顿神学院师从斯塔克豪思研习公共神学。此后,他先后在香港大学完成哲学博士的学习,在美国阿克顿宗教与自由研究所从事公共宗教研究,在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开展合作研究,并于 2006 年再次应邀访问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从事“公共宗教与全球化”的研究课题。从 2004 年 8 月至 2007 年 5 月,谢志斌博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其选定的研究课题就是“道与世界:马克斯·斯塔克豪思全球视野里的公共神学”。而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专著,正是他上述研究的学术成果。

谢志斌博士在治学中非常严谨、认真,注重第一手材料的搜集和与相关神学家面对面的接触。其对斯塔克豪思的研究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也得到斯塔克豪思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这部研究专著中,谢博士梳理了以亚伯拉罕·凯珀、恩斯特·特洛尔奇为代表的欧洲公共神学传统和以约拿单·爱德华兹、沃尔特·饶申布士和莱因霍德·尼布尔为代表的美国公共神学传统,对斯塔克豪思的公共神学体系有非常系统、深入



的研究,并分析、展示了斯塔克豪思公共神学的突破、贡献和特点。可以说,谢志斌博士的这部专著乃代表着中国大陆学术界研究公共神学和斯塔克豪思的最新成果。在此,我们将谢博士的这部专著收入“基督教文化丛书”,旨在对当代基督教思想文化展开更深入、全面的研究,也衷心希望谢博士在这一研究领域继续努力,有更多、更好的贡献。

卓新平

2007年10月5日于北京

## A Preface to *Public Theology and Globalization*

Max L. Stackhouse

I am deeply honored to learn that Dr. Zhibin Xie is publishing this work with its focus on my efforts to revise and extend the idea of “public theology.” This book appears as both the East and the West face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which is creating a wider public than most of the world has imagined before. The fact that the book is sponsored by the Institute of World Religions of the famou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dds to the luster of this project. It also reflects Dr. Xie’s disciplined attentiveness to the many voic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who are debating, refining, and adding to the implications of such a theology. Indeed, it opens the door to the development in China of a philosophical-theological public perspective, expressed by Chinese scholars, thus inevitably stampe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can contribute to the world-wide dialogue on key intellectual and ethical issues that East and West must face together. Already, in several East/West conferences and



publications, in China, Hong Kong, India, America and Europe, we can see the signs that this is happening.

To speak of theology as “public” is strange to some, and the term itself can be easily misunderstood. On the one side it means that the reach of a serious and critically examined faith is not simply “private.” To be sure, there is an unavoidable personal element in every great religion, worldview or philosophy of life; and many individuals seem only able to think in terms that are personal. That is not necessarily evil, but it is not mature and can lead to a spiritual preoccupation with the self. In contrast, the more profound convictions are like an artesian well that overflows its immediate boundaries and provides water to the fields, plants, animals and communities around it so that they can flourish. It sustains a wider circle of life, an extended social ecology, a public ethos that sustains many persons ethically, spiritually and culturally.

12 On the other side, “public” can be distinguished from what is “popular” and what is “political.” Many things become popular and quickly pass from the scene—fashions, fads, musical styles, sports and movie stars, advertizing slogans, etc. These do not change the course of history, they only float on its currents. In contrast, politics can form a relatively stable and just government to provide law and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common good, and to prevent some institutions, factions or parts of society from exploiting or dominating other parts.

Yet, politics is not self-sustaining. Every enduring political